

生活拼盘



有缘再聚

忽然想吃肉末酸豆角的包子。

小区外面不远的街角,有个叫玫瑰园大包的店铺。五冬六夏都有热气腾腾的包子齐头整脸地等在蒸屉里,圆润肥白,暗香袭人。包子的馅料品种丰富,我最喜欢的是肉末酸豆角和麻辣豆腐。或许是爱吃这两样馅的人多,时常要排在队伍中等,一锅出来还要担心前面的人多会不会轮不上,有一点淡淡的焦虑惶恐,或者已经卖完了,请你改天再来。

这阵子我犯懒,加上天冷,有好久没出门了。今天在屋里念起这个酸豆角包子,竟然坐不住,穿上戴上,奔玫瑰园去。可是到了一看,没有了。店铺的原址上,窄小的门脸被砌成了墙,看上去像个遗址。

店铺旁不远处有一家住户,大妈正搬弄花盆。我向她打听包子铺,说是“走好些日子了,不干了。”

我悻悻地离开,想起附近还有家山西刀削面馆,做的肉末酸豆角也蛮不错。于是转弯走过去。一看,门面倒是还在,却前所未有地上了锁。没有了面似满月、笑容可亲的老板娘出来招呼,这扇朱漆小木门看上去,竟有点落寞。

意兴阑珊地回到家,打开手机一看,好几个公众号和朋友群里,都在说京天红炸糕店要闭店的事。看到有一篇文章里有一句,“由于紧邻湖广会馆,挨着工人俱乐部,无论冬夏正门前总是会有一纵长队等待买炸糕。”莫名感到很愤怒——京天红的炸糕排队,绝不是因为“挨着湖广会馆和工人俱乐部”,纯粹是因为它——好——吃!

想当年我第一次吃京天红,是在十几年前。那时还没有大众点评,很多美食的推介,全靠吃货之间口口相传。一个偶然的聚会里,听朋友说起虎坊桥那边有个店,炸糕做得卓尔不群,我便找个时间,拖家带口地去了。排了漫长的队买到手,一吃,只觉得中规中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但不知怎么,却有一种莫名的亲。后来知道京天红是来自故乡天津,豁然开朗:难怪吃得满意却无惊喜——那些被渲染追捧的种种妙处,在吾乡的炸糕里“只道是寻常”,不过是尽了本

分,是一只优秀的炸糕应有的样子。只是在很多介绍、褒奖它的长短文字里,拥趸者都在对它的皮津津乐道:外面金黄酥脆,内里软糯细滑,庸常的黄米面经过发酵像忽然懂得了本事,竟然像芝士一样会拉丝,吃到得趣时在舌尖上绕一绕,也是销魂。可是我看了几篇文章,却未见有人说它标志性的动人之处,其实是在馅料——跟常见的纯豆沙,或者粉团状的豆馅不同,天津炸糕用的是油豆馅,刚出锅的热炸糕轻轻撕开一个口,半堆半淌的流心状,没豆皮豆渣,水润柔滑,丰盈绵软,不文不武的甜里,带着恰到好处好处的桂花香气。达到这个段位的炸糕,在偌大的北京城其实也并不多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新老食客在听到它即将闭店的消息后,特意赶来在六七级的寒风中排队三四百米“就为好这口儿”,也不足为奇。

人与美食间的缘分,也很有点像人类的一见钟情——有的三观不合,一别两宽;有的露水姻缘,转瞬即逝;有的情深意笃,白头偕老;长长短短深深浅浅,且吃且珍惜。有些失散没有告别,只在你偶然翻它牌子、或是怀念起它的某种味道时,才发现它已不知去向。幸而像京天红炸糕店这样还能跟你挥一挥衣袖的,尚有新店可以期许。短暂的分别后,还能在另一片云彩下重逢。

天寒地冻,各自加衣。待来日春暖,有缘再聚。文/阿简

寻味日志

兽炭

杂味八方,锦上胡风。读汪曾祺与唐鲁孙俨然是不同的。汪先生儒雅,唐先生风趣,若真有灵气,我愿这灵气是桂花香的气息。如同是一道普通的凉菜,汪先生手下,一派率性,盎然生色,而唐先生却很本分,这本分了不得,厚味弥天,绮丽芳翠,是大学问。两先生是天纵大才,使天下而小泰山。大儒无法,这灵性是灵魂散将出来的气韵。

有一回去山东,天黑即宿了,夜里出来吃些东西,忽见一家小店门面上写有八个字:炉安兽炭,盘列水席。便生了好奇,推门落座,店家是位敦厚的中年人,食谱递过来,入眼帘的有一道菜:核桃花。单就这三个字,便下了单。站堂的是位小姑娘,细眉杏眼,一身灵气,实在与她的身份不协调,与这环境也对应不起来。开口问她,兽炭为何?姑娘信口便说,与木灰、花炭同属温酒的好料。这才发现,店里是陈了很多种酒的。姑娘便向我推荐一款酒:李瓶儿。我没听说过这

款酒,说只知道李瓶儿这女子。姑娘随口即道:男人不是都喜欢这厮,吃她的酒嘛!说话间,师傅已将菜端上来了,我随即便笑了。各位看官,想想这是一道什么菜。先按下不表。投箸之前,先听了姑娘的话,要了一壶李瓶儿,姑娘便笑了,明眉皓齿,这样聪明的女子,其实是拒绝不了的。酒端上来了,盛在一个玻璃壶里,还有一个小铜炉,姑娘放了一小块黑炭,很快便点燃了,将酒温了。不消说,这便是兽炭了。不一会儿,酒的颜色便变了,兽炭也发出一种香味儿,与酒香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炭香哪是酒香了。越发奇的是,酒的颜色却越变越好看,随着温度的增高,呈现出一种琥珀色,愈来愈晶莹。姑娘便取过酒壶,为我斟了一杯。有一抹笑始终抿在唇间。

店里再无客,便与店家闲聊起来。问师傅何为兽炭?还未及师傅回我,姑娘便道:是用猪瘦肉烧制而成的。我便释然了。少时,见父亲用猪黑肉烧制过这种炭,然后入药,父亲用它来调和几种中药,赠予患有皮肤病的患者,效果极好。父亲说这是偏方。而这兽炭,其实是祖母烧得最好,不起烟,通透了,一磨即成粉。我和师傅说了这兽炭我们那里也用。姑娘便生了好奇,道:那么说李瓶儿你也熟?我便回她:兰陵笑笑生家的女儿。这回姑娘笑的颇会心,便取过一个小杯,说:送你一杯金华酒吧。店家告诉我:俺家这女子,正读研究生,寒假里回来帮我料理一下店,这女子有些任性,你多担待!我说这性子任得好……

其时,正是二月瘦寒的天气,一壶酒,一个敦厚的男人,一个聪慧的小女子,还有一盘桃花肉,真是很相宜的一个晚上。现在来告诉你,所谓桃花肉便是炒腰花,师傅切成桃花状,嫩到极点,却没一点腥气,色泽亦本分,是腰花里的极品。佐以李瓶儿酒,其实是回了一趟宋朝。临了出门,姑娘让我看了切腰花的花刀,有六面刃,花瓣一样,在腰花上一滚,便成了滚刀肉。腰花在开水里一余,遇热收卷,便是一朵桃花了。我推门的瞬间,姑娘说,去看看大运河吧,离这儿不远便是宿迁,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写到这里,一定有看官要问了,怎么写兽炭,却啰嗦了半天桃花肉。其实,我并未跑题,只是告诉你,故乡现已消失的兽炭,是有深远的文化渊源和广阔的背景的。无独有偶,类似的东西,一定还有很多,只是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宏阔。这样一处杂味八方,胡风荡荡的文化荟萃融合之地,总有一天会“语出惊人”,天下一震的! 文/王建中

人在旅途



去西安过大年

说不上这次是第几次去西安了?但是肯定是我第一次来西安过年。我只记得我分别来西安度过“十一”、“五一”,还有好几次是来这里开会和给单位采购设备。记得第一次来西安的时候,我是参加全国广播文艺节目交流会,那一次我们住在了陕西军区招待所,开了近一个月的会议。中间大部分时间只是录制节目,两个人轮流值班。会议中间分别分两批组织旅游,去兵马俑和华清池。我为了和同事一起相跟上出去旅游,中间有一部分节目没有录制。那个时候,上华山还没有索道和缆车,物质生活也不行,我这在部队受过伤,脚,穿着一双普通的布鞋,就勇往直前地坐着火车前往华山。“华山自古一条道”,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蹉跎岁月的考验。我和同事老简硬是抱着“有困难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的决心,一路从山下,摸黑打滚地爬上了山顶。第二天看完日出,腿肿的又急忙下山。人们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一次我算是真正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它的内涵。由于是白天下山,山高路陡,看着两边的山,两腿肿的抖成一团。

西安这个城市,从我来过第一次起,就深深地喜欢上它了。在我人生的岁月里,只要有有机会,我就想来这里转一转,总感觉我们炎黄子孙的根就在这里了。

在人生不太漫长的岁月里,我给单位来这里采购过广播电视设备,办报纸的时候,我和这里的印刷厂联系印刷报纸的业务,期间来来往往好几次穿梭于西安和内蒙古。

我来西安不仅仅只是办事,更主要的对于我来说还在实践着一种“寻找华夏文化”的根,我总觉得陕西和西安有很多的厚重文化在吸引着我。

西安,古称长安、镐京,西安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1年确定的“世界历史名城”。长安自古帝王都,西安拥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3100多年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丰镐都城、秦咸阳宫、兵马俑,汉未央

宫、长乐宫,隋大兴城、唐大明宫、兴庆宫等勾勒出“长安情结”。

我们在史书里看到的华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好像都与这个古城有关。历史上的西周镐京是在这里建都的,秦王朝是在西安附近的咸阳建都的,汉王朝西汉是这里建都的,大唐王朝也是这里建都的,使西安这座城市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之都。那个时候的长安,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节团不下60多个,使长安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和经济中心,当然大唐王朝那个时候也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

随着历史的变迁,海上丝路的贸易,帝都的中心逐渐向东迁徙了,西安古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逐渐成为华夏西部的一个重要城市,尽管是这样,给我的感觉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们这次来西安过年,这个古城策划的春节主题是“西安年·最中国”,既体现了文化元素,又传承了古老传统习俗,使老百姓在过年之余,能深深感受到华夏儿女博大精深的春节文化。由此,我想到了我所生活的城市,过年不让放炮了,理由是环境污染。我根本就不相信放炮是这么多年来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更可恶的是有些地方连对联也不让贴了,理由是贴对联墙体上留下了痕迹,影响城市的环境美了。

要知道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是中国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在中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它有着整套完整的载体和行为活动,每一天都有一个说法。你不让放炮和贴对联,它就不完整了,这也和传承中华文化格格不入。

西安春节之行收获多多,不但开阔视野,更主要的是收获了亲情。我们一家老小在这6天的出行中,其乐融融,无比快乐。有的朋友看到我发送的图片留此感言:“大孝,先父母希望的画面。不一样的家风,不一样的教育,才有这么美的照片。我希望我们的家族明年春节也有这样的照片,受教育了。”也有父亲的朋友,我们的长辈留言:“这帖全家福,我珍藏了。”我知道,这些留言寄托着长辈对我们这个家族的祝福和朋友们的羡慕。记得在返回鄂尔多斯打尖的时候,几位老朋友说:“一个大家庭这样组织出去一趟很难得。”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实感受。

来年春节,我们一大家子再出去旅行。 文/杜洪涛